

是誰害死了爸爸?!

林韞珠

親愛的孩子們，爸爸去世 22 年了，我們對他還是思念不已。每次談起爸爸，姐姐的眼眶立刻就紅了，你們兄弟二人也是心頭壓著沉重的大石，最後以安慰我作結束。謝謝你們三人對我的孝順和體貼，我除了感謝你們，更感謝愛我的上帝，賜給我這三個好孩子和一個好丈夫。

你們知道爸爸以幽默著名。記得嗎？家裡常有一屋子客人，會因他一句簡單的話，笑得前仰後合，他自己卻像沒事一般。你們印象中他從早到晚忙，其實除了他的建築師工作，他還忙著給報紙寫專欄、畫政治漫畫，忙朋友和社團的事，至於他最愛的閱讀，只能放在吃飯時和睡覺前。

我們在馬來西亞住了十幾年，當地種族歧視的政策，讓我們擔心你們的教育和前途，最後決定由我帶你們移民來美，爸爸每年來看我們 3 次。但是在第二年尾他就得了肝病。當時美國不知道肝病是什麼，我們只好尋求中醫治療，我忍心拋下你們，陪他到處尋找名醫，前後 12 年。

爸爸是個好病人，完全配合醫生的指示，但是隨著年齡增長，病情每下愈況。他一向勤奮努力，雖然生病，始終沒停止工作。

22 年前的農曆年，你們都在美國，爸爸體力不佳，懶得應酬，我們兩人過了個冷清的除夕。初二晚上他躺在床上，蓋著被還說冷，我快拿兩架暖氣機分別放在他手、腳的地方，他仍舊冷得發抖。我很擔心，忙送他去醫院，醫生診察後，居然開出一張「病危通知」給我！我獨自站在急診室裡，好像五雷轟頂，不知怎麼會這樣？最近他開始吃一位三總醫生的新中藥，效果不錯。為什麼突然會病危呢？

醫生叫他住進加護病房，我趕快打電話通知你們趕回台北看爸爸。為了照顧方便，我就和衣躺在加護病房外的寬木凳上過夜。這個突如其來的狀況，令我心慌意亂，一向反對迷信的我，現在真希望有神，求祂保佑爸爸快快好起來，我願意把我的壽數給他。爺爺奶奶都活了八、九十歲，為什麼他才五十多就病危？..... 迷迷糊糊間天就亮了。

在加護病房那幾天，有一位友善的護士對我說，她沒見過像我這麼悉心照顧病人的家屬。又說：「我在這裡天天看到不該死的病人死掉，因為醫療疏失；也看到少數該死的病人沒死，那是遇到了好醫生。」

你們三人很快趕來了，爸爸見到孩子們，心情自然好些，病情也漸漸穩定，搬進了普通病房。當天醫生把我叫到走廊，告訴我：「妳先生的肝功能只剩下像嬰兒一樣的能力了。」我的心立刻就揪成一團，怎麼辦？現在所有的指望，全寄於三總醫生的藥上。

爸爸終於出院了。你們也該回去上班了。哥哥那時在 Boston 讀法律，他不肯走，要留一個月看爸爸的情況好些再走。爸爸非常反對，厲聲問他「你不要騙我！Law School 停學一個月，功課還趕得上嗎？」哥哥不出聲，他轉過頭來問我，我輕聲說「他留下來對我有益。」從那一刻起，爸爸不再為這事說一句話，哥哥就留下來了。幸虧有他在，不然我無法應付以後發生的許多變故。

爸爸吃三總醫生的藥，一天天好起來。有時居然會唱歌。你們知道爸爸有個外號叫林義桂嗎？50 年代，第一個中國人進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獻唱，是男低音斯義桂，這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。那時我們正讀大學，同學就給他起了這個外號。雖是溢美之詞，不過他渾厚的歌聲實在迷人。現在他能一展歌喉，意味著體力比較好，聽在我耳裡，

多日來的憂慮緊張，稍微放鬆一下，心中也升起一絲幸福感。

爸爸的肝發炎多年硬化了，所以食道和胃裡有都有靜脈曲張的腫瘤，容易出血；肝功能下降，嚴重缺乏白蛋白。他每週要到醫院打一針昂貴的白蛋白。3月6日、禮拜六又是打針的日子，打到一半，他突然吐血，護士小姐忙來量血壓，只見血壓數字一路下滑，立刻把他送進加護病房搶救。

睡了一夜，第二天醒來，他不會講話了，只能打手勢，哥哥和我拼命猜，猜不到，他就着急。

醫生說，這是昨天胃裡的血被小腸吸收，變成 Ammonia 進到大腦，阻隔了語言區塊，要等 Ammonia 代謝之後才能恢復。他心裡很急，問原因，我告訴他，他聽不懂；寫下來，他看不懂。一個平日那麼聰明的人，忽然變得什麼都不會，他的焦急、沮喪可想而知。我安慰他明天會好，他哪肯信？

第二天早上他能說幾個字了，幾次從床上猛然坐起來，兩手抓著病床欄杆說：“怎麼辦？怎麼辦？”看著他像個無助的孩子一樣，真叫人不捨！

慢慢地，他可以說一點簡單的句子。

下午他說餓了，是啊，從禮拜六吃過早餐到現在，已經兩天半了，當然餓了。主治醫生下班前來巡房，我向他提這事，他說「明天應該可以進食了。為了安全起見，先插一條胃管，明天早上抽胃液，要是沒有血就可以進食了。」於是給爸爸從鼻孔插了一條管子到胃，插完後，爸爸還向醫生道謝。

晚上我去三總醫生的診所替爸爸拿藥，哥哥留下來照顧，等我回到醫院都 10 點多了，爸爸已經入睡，哥哥說晚上他陪爸爸，催我回家洗個熱水澡睡覺。12 點多我洗完澡，拖著疲憊的身子上床，剛迷糊入睡，門鈴大作，友人明智叫我去醫院，我大驚，忙問是不是爸爸出事了，他說不是。到了醫院，見爸爸身上插著很多管子，3 袋血漿同時輸，原來他在大出血！天啊！怎麼會這樣呢？下午不是說明天就能吃飯了嗎？值班醫生和護士圍在病床邊忙著，他看到我，問道「你不是說，醫生講肝病不會痛嗎？為什麼我現在這麼難受？」我的心像被鋸子來回撕割，不知該怎麼辦。忙打電話找主治醫生來救，可是怎麼都聯絡不上。眼睜睜地看著爸爸受罪，恨不得自己能替他。這時我向上天做了一個令我後悔一輩子的禱告：「求祢救救他！如果不能救，求祢讓他快點走，免得這樣受罪。」

哥哥一直守在病床邊。搶救到 4、5 點鐘無效，清晨 6 點前爸爸走了。一時間，我恍恍惚惚，好像五臟六腑都沒有了，只剩個軀殼。哥哥叫我快跟爸爸講話，是的，聽覺是最後走的，我對著他的耳朵，把他心中掛慮的事，一一提出，請他放心；連他關心的社會、國家的事也包括在內。

8 點，護士交班，她們清洗完屍體，推到樓下太平間，這就是我和爸爸最後相處的時間。

不久殯儀館的車來把他帶走，從來不會哭出聲的我，連連哭喊著：「我捨不得你啊！我捨不得你！」

怎麼回家，怎麼辦喪事，怎麼回馬來西亞舉行告別式，都在渾渾噩噩中度過。我心裡始終有個疑問，爸爸明明在恢復中，怎麼會突然死了呢？是那條胃管害的嗎？

有一天，我遇見台灣的肝病權威宋瑞樓教授，我們有時會拿驗血報告去請教他。他問爸爸最近好嗎？我告訴他爸爸去世了。他大驚說：「他的驗血報告不是有進步嗎？」我把最後一天的情形告訴他，他一面聽，左臉頰一面抽搐，直到我講完。我把心中的疑問問他：「是不是那條胃管要了他的命？」宋教授沉吟了一下，彷彿答非所問地說：「大出血不是食道，是胃。」我頓時明白了，真的是那條管子！管子

胃裡，病人呼吸、說話、轉動時，它來回蠕動，碰破了突起的靜脈腫瘤，才造成大出血，就是它！害死爸爸！我不會告那位主治醫生，他不是蓄意害死病人，只是判斷錯誤，不該那麼早把管子插進胃裡。如今，爸爸已經燒成灰了，爭又於事何補？我只能懷著永遠的痛和遺憾，追念爸爸。

說真的，我寧願他有外遇拋棄我們，也不願意他死！

之後兩年，我活在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」的日子裡，爸爸是永遠找不回來了。一顆心時時刻刻在疼痛中悸顫著。

回到美國後，我開始去教會，聖經上神叫我們守的律例典章，和我們從小學的做人道理十分吻合：誠實、勤儉、愛人、奉獻……，但是沒見過神，我無法貿然相信。直到20年前，我得了網球肘，每週看整脊醫生3次，3個月，依然痛得厲害。一個禮拜五，台灣一位以神醫治病著稱的牧師，來姐妹會講道，會後為我做了1分鐘的禱告，我的劇痛居然立刻好了！我四處看，身邊什麼人也沒有，這時我恍然大悟，這是神！醫生治不好的，神在1分鐘內，就完全治好！我突然明白，神不存在於人眼能看見的光譜範圍內，或在三向度的空間內，我怎能用「眼見為憑」來限制神、更是限制了自己？只要真有神，我就信，而且祂不須每次都醫治我。我受洗了！

信主之後，我忽然感到海闊天空，那麼自由、快樂。自從走出校門，我就被誠實的習慣所苦，自覺總在作傻瓜，現在我知道，誠實是神所愛的，我如今做的是個抬頭挺胸的傻瓜。天天在神的愛中，在眾弟兄姐妹的愛中，也在你們的愛中生活，我是個喜樂又有盼望的老媽媽！

修改心得：

1. 修改標點符號和白字，非常好、非常重要。
2. 幾個字的修改、加添，使全文連貫、流暢，實在佩服，謝謝！老師在繁忙的工作中，收到我的作業在1小時寄回，修改速度之快，令人無法想像。
3. 當初沒寫這段，一則字數會超出；再則题目的主角已交代了。抱歉！
4. 老師的鼓勵，令我對這篇文章「另眼相看」，我原是很不滿意，因為拙筆寫不出當時的焦慮和身心交瘁，而且零零落落，不連貫。
5. 最後我加寫了一些信主過程、結果，用黃的 highlight，敬請斧正。